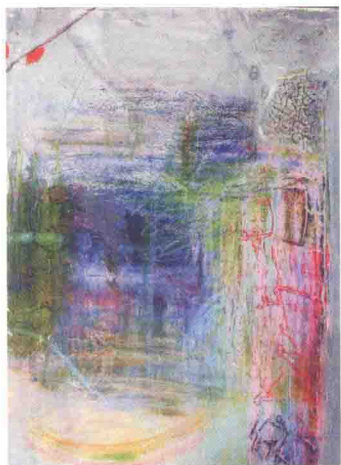




陈万水名单

Chen Wanshui's List

陈继明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ISBN 978-7-5525-1155-0



定价：29.80元

陈万水名单

陈继明 著

陈万水名单

一、陈万水
二、陈万水
三、陈万水

四、陈万水
五、陈万水

六、陈万水
七、陈万水
八、陈万水
九、陈万水
十、陈万水
十一、陈万水
十二、陈万水
十三、陈万水
十四、陈万水
十五、陈万水
十六、陈万水
十七、陈万水
十八、陈万水
十九、陈万水
二十、陈万水
二十一、陈万水
二十二、陈万水
二十三、陈万水
二十四、陈万水
二十五、陈万水
二十六、陈万水
二十七、陈万水
二十八、陈万水
二十九、陈万水
三十、陈万水
三十一、陈万水
三十二、陈万水
三十三、陈万水
三十四、陈万水
三十五、陈万水
三十六、陈万水
三十七、陈万水
三十八、陈万水
三十九、陈万水
四十、陈万水
四十一、陈万水
四十二、陈万水
四十三、陈万水
四十四、陈万水
四十五、陈万水
四十六、陈万水
四十七、陈万水
四十八、陈万水
四十九、陈万水
五十、陈万水
五十一、陈万水
五十二、陈万水
五十三、陈万水
五十四、陈万水
五十五、陈万水
五十六、陈万水
五十七、陈万水
五十八、陈万水
五十九、陈万水
六十、陈万水
六十一、陈万水
六十二、陈万水
六十三、陈万水
六十四、陈万水
六十五、陈万水
六十六、陈万水
六十七、陈万水
六十八、陈万水
六十九、陈万水
七十、陈万水
七十一、陈万水
七十二、陈万水
七十三、陈万水
七十四、陈万水
七十五、陈万水
七十六、陈万水
七十七、陈万水
七十八、陈万水
七十九、陈万水
八十、陈万水
八十一、陈万水
八十二、陈万水
八十三、陈万水
八十四、陈万水
八十五、陈万水
八十六、陈万水
八十七、陈万水
八十八、陈万水
八十九、陈万水
九十、陈万水
九十一、陈万水
九十二、陈万水
九十三、陈万水
九十四、陈万水
九十五、陈万水
九十六、陈万水
九十七、陈万水
九十八、陈万水
九十九、陈万水
一百、陈万水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万水名单 / 陈继明著. — 银川: 阳光
出版社, 2013.12
(私享者丛书)
ISBN 978-7-5525-1155-0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7690号

陈万水名单

陈继明 著

责任编辑 李少敏 谢 瑞
封面设计 千 寻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222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155-0/I · 403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忧伤 / 1

北京和尚 / 59

灰汉 / 133

陈万水名单 / 190

留诗路 / 231

忧伤

1

没错，刚才梦见的只是一张脸，一张女人的脸，半是陌生，半是熟悉。细细回想，那似乎是他刚刚完成的一幅素描：颧骨微微突出，咬肌略略下陷。鼻子十分精致优雅，又有些刀子一般的尖锐，神情无疑是冷漠之极的，却含着一丝淡淡的温软的哀伤，粗糙的纸面纹理清晰可见，新鲜的铅粉闪着细碎的银光……

一张忧伤的脸？

正是！正是忧伤！

忧伤是表情，更是内涵。忧伤和绝望有关，又无关。和凄苦有关，又无关。和麻木有关，又无关。和现实冲突有关，又无关。和理想主义有关，又无关。它是平静的，宿命的，深刻的，暧昧的，适度的。又是诗的，哲学的，超验的。它的一部分源于天性，是从娘胎里和骨子里来的，另一部分来自现实，复杂的无边无际的现实，来自现实和心灵的距离。它本质上是内省的、温和的，甚至是难看见的。忧伤剧烈到悲戚，剧烈到悲愤，就不再是忧伤。忧伤以能够忍受和以不令人同情为前提。忧伤有自恋和自虐的成分。不把

自己交出去，不流血，不以卵击石，但是，又不甘心，不放弃，以时不时感受到疼痛为乐。忧伤是忧伤者的美学。忧伤是始终觉得活着实在是美不胜收却又差强人意。忧伤是乡愁式的冲动。忧伤是一道伤口，不用包扎的一道伤口，可以抚摸和观赏的一道伤口，基本不担心感染的一道伤口，看不见的一道伤口。忧伤半是妥协半是拒绝。它不挑开，不说破，不前进半步也不退后半步。它不是“是”也不是“不是”。它是个人的，也是全体的。它是好的，也是坏的。它是腐朽的，也是进步的。它是进攻的，也是防御的。它是大的，也是小的。它是此时此刻的，也是不知什么时候的。它是昨天的，也是今天的和未来的。

那张脸符合他对忧伤的大部分解释！

然而，那年轻女子是谁？

2

已经有好几天了，郑安安试图找到一张忧伤的脸，无论男女，请来做模特，帮他完成这个试验：他是否可以把忧伤画下来？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容易的，从一座几百万人的城市里找一张忧伤的脸有何困难？然而，事实远不是如此，几天下来，从夜总会到大学校园，从城市到乡村，从商场到车站，竟没有一张脸是合乎他要求的，他所看见的脸如果不是油头粉面、牛皮哄哄、趾高气扬，便是所有那些相反的方面：绝望、轻浮、哀怨、愤怒、冷漠、嘲笑、麻木、可怜……在路上，在车里，在一切场合，他只能看到脸，他的视线里只有脸，除了脸还是脸，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只是一张脸而已，没有身体，没有四肢，也不发出任何声音，各种特征的

脸，各种表情的脸，各种肤色的脸，唯独没有他要的东西：忧伤。

找不到忧伤不要紧，到后来，这几乎成了一场灾难，脸的灾难。一开始他还是主动的，每天早晨像干任何一件正经事一样出了门，然后就不动声色地混迹在人群里，寻找一张写着忧伤的脸。一开始他可以找也可以不找，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可是，情形接着就发生了细微变化，不知不觉中他由主动找脸变成被动看脸了，他不能不出门，出了门不能不看见所有的脸，脸脸脸脸脸脸，他一出现，一张张脸会自动向他转过来，像满街绿油油的芭蕉叶子一样，密集而厚重，带着强迫，次第向他飘移，仿佛所有人都知道他要的是什麼，所有人都十分配合十分自觉地把自已的脸朝向他，任他挑选。声音自动脱落，连目光都隐匿了，只剩下一张纯粹的脸，像一部又臭又长的默片，所有人都自动成为演员，只有他一个人是观众。每一张脸似乎都在说：“你不是要看吗？让你看个够！”回到家后他更是像个伤员，被那些不知名的脸所刺伤，被那些越来越趋于单一的脸，以及堆积如山的琐屑表情所刺伤，久久喘不过气来。要命的是，所有的脸都跟着他回了家，当他疲惫地躺在床上，自然地仰面向上时，所有的脸就像盔甲一样从高处向他砸下来，源源不断，轰轰烈烈。他转过身，趴在床上也一样，所有的脸又从深处浮出来，像气球一样四处游动。

他懊丧并自语：如果只记得十张八张脸，那么你看到的可能是个性，是区别，而当一百张脸、两百张脸，更多的脸出现在你面前时，你看到的就只有庸常和单一了，谁说每一片叶子都不相同？所有的叶子都是相同的！

那张脸一眨眼又消失了，似乎再也想不起来了。它的匆忙消失正如它的劈面而来，似乎是什么人有意为之，故意与他为难。

她是谁？

她是谁？

祖玲，这个名字突然闪出。

其情形正如某一根死掉的神经，意外地复活了。

祖玲，是她！

他的大学同学，勉强可以这么说。

那是一所师范大学，他是美术系，她是历史系。她是师姐，比他高了两级。他几乎是进校后的第一顿饭就发现了她，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她在相邻的一个窗口，从他的位置一侧身就能看见她，她的肤色让他想到了玻璃，他不喜欢这样的联想，但是他觉得她的面容和玻璃之间有种奇妙的联系。后来他想，玻璃给人的感觉，大概是有光泽的，是脱尘绝俗的，是易于破碎的，甚至令人产生触摸的冲动。她走路时总有一种懒洋洋的颓废极了的感觉，而表情却是异常平静的，懒洋洋的平静，快要睡着了似的平静，看透一切而又宛然视之的平静，圣母般的平静，处女般的平静，让他想起想象中的或者神话里的希腊雕像，爱琴海畔的希腊雕像，以千年不变的迷人姿势面海而立。变幻不定的海水，将各种各样的波光写在她脸上，无论是彩色的波光，还是洁白的波光都不能改变她与生俱来的平静，也不能改变她固有的睡意。后来他知道她确实嗜睡，她的美容格言就是一个字——睡。“美丽是睡出来的！”她说。于是她所在的那个宿舍里，八个女生个个能睡。

他和她在同一张桌上吃过饭。那几乎是和她唯一的近距离接触。还是在学生食堂，他一个人先在一张桌子上，后来她和另一个女生来，坐在他对面。她和她一直在嘀嘀咕咕说着什么，有时会笑，另一个女生笑声很大，而她的笑更像是出于不得已，出于礼貌，简简单单，露齿而已，但就是如此简单平常的露齿一笑，让他觉得三生有幸，让他终于毫不吝啬地要把“尤物”二字暗暗送给她。他还看到了她进食的样子——他不愿使用“吃饭”二字，是由于他觉得这两个字比起实际情形来，实在通常极了，而“进食”也不是最恰当的说法，只不过这个词的书卷气勉强能体现她送饭入口时的优雅口型和随后默然咀嚼的样子。尤物啊尤物，他不断地在心里这么赞叹。等他率先吃完饭，不得不离开时，禁不住贪念地看了她一眼。她虽然埋着头，却似乎知道他要走，抬头看了看他，散淡的目光里有一刹那的郑重。他装模作样地走远时，内心的悲观油然而生。

他的日记里写满了这样的话：

美总是令我悲观。我的悲观源于对美的崇拜。只要美存在，我永远是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我大概不会娶一个尤物为妻。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他比她低两级，他是个小男生，几乎是乳臭未干。在大学里，低两级就像整整低了一个辈分，很少有低年级男生追求高年级女生的，除非情况刚好颠倒过来。而她还是校花，是全校男生共同的情人。

她始终没有男朋友，到了大三大四，仍然总是一个人，偶尔能听到关于她的一些离奇传说，但它们总是相互矛盾，不攻自破。

他印象中，每天只要准时去吃饭，就有可能遇到她。他推测，她大概是每顿饭都吃的，她好像从来没像别的女生那样，因为减肥

而省掉晚餐或只吃几口而把大部分扔了。自从那次偶然同桌用过餐之后，他觉得他对她的认识大进了一步，尤其是，他觉得他可以借着她辗转启齿的瞬间，自信而自由地揣想她的一切：

她和食物的关系，是一种健康而互惠的关系，她用食物充饥，并用自身的美，包括进食之美，来体现和感谢食物的美善。她可能略略有些偏食，爱吃甜的东西。她可能爱吃苦的东西，比如苦瓜。她一定不爱吃葱花饼，因为，葱的味道太俗气。她一定不会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的。她一定喜欢早晨洗澡，洗来洗去，尽力洗尽一夜的慵懒。她在宿舍里一定穿着一双白拖鞋。她床上一定挂着白净的蚊帐。她一定略略有恐高症。她肯定经常去邮局，通过邮局和某个遥远的神秘男人保持着微妙的联系。还没有一个男人和她有过肌肤之亲。她一定会嫁给一个浓眉大眼的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

他并不知道，他其实在自虐，用想象力自虐，习惯成自然的自虐，小小的不伤大雅的自虐，看不见的自虐。这样的自虐无损于他的健康，倒是让他因为忧伤的气质而有别于那些庸庸碌碌左顾右盼青春痘横生的呆傻男生。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好处：忧伤使他和她有了一种内在联系，她是忧伤的，他也忧伤，忧伤使他和她像是同一个人，或者形同姐弟，像是一母所生。他甚至不否认他其实在模仿她的忧伤。

他从来没想过走近她追求她。

他也没有试图了解她更多。

他也从来没想过请她做模特，哪怕是奢想。很多外系的漂亮女生都给美术系的学生做过模特，她没有，似乎没任何人想过请她。

她太平静太懒洋洋了。他敢肯定，任何人，从她身边走过，都如他一样，会感到心悸。因为，她的平静和懒洋洋太像一面镜子，

照见谁谁就会心悸。在她面前，一切都是世俗的。请她做模特这样的事情，也是俗不可耐的。

她当然是孤独的，这一点有时候会让人怜惜，让人难过。但是，让人怜惜，让人难过，正是她存在的意义，正是她的力量所在。

很多人想，为了对得起她的美貌，对得起大家对她的关注，毕业前她应该出个事，就算不那么骇人听闻，也要让人大感痛心。

这个学校的美女迟早都出事了，或是在楼道里偷欢时被修暖气的撞着了，或是肚子大了，或是在公共车上被流氓侮辱了结果还跟上跑了，或是站在全校最高的楼顶喊叫着要跳楼了，或者是跟老师上床了，等等。

而她竟以优异的成绩正常毕业了，像风一样飘出了校园。于是，开饭时间准时出来变得毫无意义了，甚至连吃饭都变得多余了。走遍校园的角角落落，再也不会碰到她了。校园里再也嗅不到一丝忧伤的气息了。他记得，她走后他得了厌食症，有时一整天都不去吃饭，每次看见食物就觉得恶心。走在校园里也总是懒洋洋的，想让自己变成瞎子，因为，校园里的一切都像是假的，一切都在原来的位置上，但一切都像是仿制品，一切都脱不了一个“假”字。至少，一切事物，活的和死的，站立的树，活动的人，都像是被抽离了精气神，只剩下空壳。图书馆左前方的那棵大大的梨树，正披着一身垂垂的梨花，她在的时候，看上去是多么壮丽耀眼，她走了后，他再看它，却是一身寒酸和孤冷。虽然有整整一个年级的学生毕业了，校园里似乎变得更加拥挤了，芸芸众生，幢幢往来，个个脸上写着假苦行主义、伪享乐主义、幼稚的好学精神、胡闹的艺术气质。还有恶的花，丑的云。总之，一切看上去都变了味，走了样，一切都倒他的胃口。他的生活几乎陷入了混乱，相继有了失

眠、记忆力衰退、偏头痛等症状，几乎到了退学的边缘。

但他仍然没有找她的打算。

他从来没想过追求她，这甚至不令他感到奇怪。

那么，他要的到底是什么？

某一天他写下这么一些话：她走了，我感到了自己的轻贱，我几乎不能活下去了，我发觉自己原来是一个瘾君子，两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灵魂所依赖的轻微毒药，而我却不自知，可我丝毫不想打听她的下落，不想追随她而去，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多么想留在我的身后，看清我命运的肩上到底负着什么。

好在很快就是暑假。

新学期伊始，他就和同班同学左丽恋爱了。似乎是祖玲离开之后，他才可以谈恋爱。要么是，他和左丽的恋爱，只是为了用一次新的恋爱代替一次旧的恋爱。无论如何，那算是一次恋爱，起码是一次和幻觉的恋爱。

4

他和左丽恋爱五年后结了婚，结婚又五年之后，实行了婚内分居——眼下，这种堪称时尚的新生活，又到了第三个年头了。

两个人各有一套房子，各有一部车，每周只见一次面，只在周末见面，标准的周末夫妻。见面的地点，原本说好，上一次在“樱花”，下一次就在“水岸”，渐渐却习惯成自然，总是在郑安安这边：“水岸”——水岸花园。

他已经习惯，不打听左丽周末之外的任何生活。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任何事情，这是他一贯持守的基本理性之一。爱 and 自由，是

他和她早就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两样东西。爱和自由，甚至不是两样而是一样东西，没有自由就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自由。比如，正是因为，他爱她，所以他尊重她的自由。所以说，没有爱，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爱则好理解一些。比如，他或她，如果谁限制了谁的自由，谁便开始变得令人憎恶，于是爱不复存在。这些道理他和她早就用不着重申了。在具体实施分居以前，他们已经心悦诚服地解决了所有的理论纠缠。他们是带着充分的自许和对对方的敬意“分家”的。接下来，每个周末的见面，就像两个大师的见面了，如同萨特和波伏娃。萨特和波伏娃也确实是他们的导师。萨特和波伏娃一生相爱，但一生都没有婚姻形式，一生中各自曾有过不少“临时的爱”。那些“临时的爱”反过来也证明了，萨特和波伏娃两人的爱才是长久、牢固而卓越的。有这么好的两个导师在，三年来，他们乐在其中，相安无事。他们至少要让自己相信，萨特和波伏娃能做到的，他们一样能做到。分家时他们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分家后仍旧愿意接受婚姻的约束，愿意保持对对方身体上的忠诚，那就更妙，那就是最高的道德。”然而，很多迹象都表明，他遵守了约定，她却沒有。周末之外，她和若干个男人轮流上床。不过，有时他甚至会庆幸这一点，她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做到了。她比他有钱，但是，他比她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二人由此保持了必要的均衡。所以，他不想和她计较，也不想向她看齐，每个周五的晚上，他会特意打扫好卫生，做好饭菜，等她回来。

5

这又是一个新的周末。

下午三点，左丽就回来了。

“晚上我有个应酬。”左丽说。

左丽脱净衣服，去冲澡了。

卫生间里却静悄悄的。正在客厅窗下画画的他，不禁皱了皱眉，因为，他眼前闪现出光身子的左丽骑在马桶上的样子。他觉得一个赤裸的女人骑在马桶上实在大煞风景。越是好身材越不该这样。“蹲马桶，就别光身子！”他咕哝，向卫生间送去不屑的一瞥。他觉得，光身子的女人骑在马桶上，显示着一种复杂的隐喻，要么是，一种深刻的不谐调，让人看到，即便是一个美女，也有和蚯蚓相一致的地方。

不久，左丽的手机响了。

“安安，给我拿来！”左丽的声音有些变形。

郑安安故意没有应声。

“安安，听见没？”

郑安安搁下画笔起身时，嘴角歪出了一丝冷笑。从左丽的包里面取手机时，郑安安看到了一样东西，避孕套，一整盒。郑安安急忙抓住怪叫着的手机，像捉住一只蹦蹦跳跳的刺猬。转身离去的瞬间，目光里留下了“激情装”“加倍润滑”等字样。把手机递给挣红了脸的左丽后，郑安安回到画架前，但他发现手中的画笔突然不听话了，变得妖气十足，笔触里的分寸感消失得一干二净，而且镜子里不再是自己的那张脸，不再是几天来慢慢培育起来的清寂和忧伤，而是那一盒包装精美的避孕套。

他和左丽做爱从来不用那东西。不要孩子，是他们结婚时左丽提出的先决条件。婚后不久，她就断然做了绝育手术。如果只是和他做爱，她是用不着备那玩意的。可是，她是否和别的男人上床，

这难道是一个问题吗？

他自己都感到有些好笑。

6

左丽走了，郑安安从脏乱的床上下来，准备接着画画。但是，他从自己脸上找不到一丝忧伤了，自己的表情变得有点灰暗，近乎虚脱，让他心生厌恶和绝望。他几把扯下乱摊在床上的被子和枕头，用力砸在地上，又看到地板上有纸团，上去狠狠踩了几脚。左丽向来是不收拾这些东西的，宁可跳过去也不会弯腰捡起来，完事后要毫不停顿地去冲澡，之后也不回到床上，而是对着镜子没完没了地化妆。分居之前并不是这样，那时候两个人都还是怀着共同理想的穷画家，而郑安安除了是左丽的情侣，又是她的导师，她向来是承认这一点的，她是因为崇拜他才和他走在一起的，她也崇拜他的床上功夫，所以那时候床事过后她总会缠住他，黏糊够了她才会去冲澡，还不准他起来，她端来热水蹲在床侧，一把一把地地洗他，让他“做皇帝”。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眼下这样子的？当然，一定是她放弃画画，去经营广告设计公司之后。某一天，她突然认识到，自己的才华不足以做一个好画家，但经营一家广告设计公司应该没问题，于是决心下海，她一个人在商海闯荡，把自己的艺术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全力支持他，让他心无旁骛专心画画。一个留在岸上，另一个下海。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参半的大胆设想，结果，几年下来她的生意不能说很好，但也有利可图，有钱可挣，每年都有起色，资产七八百万是有的，而他呢，依然是天才画家的派头，只管画画，不问其他，画人体，或者驾着三菱越

野车去野外画风景，画完，不是存进仓库，就是无偿赠给朋友，常常还要搭上材质最好的画框，买上专用的钉子，亲自给朋友挂在墙上。她呢，继续保持对他的由衷欣赏，对他的才气，也对他的做派，从来不限他花钱，从来不在花钱问题上让他难堪。但是，她身为他的供养者的身份，以及商海弄潮儿的角色，不可能对她的姿态毫无影响，于是做完爱她再也不收走纸团了。

他发完火，来到鱼缸前。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也是鱼缸里的鱼，被养起来的过着优渥生活的金鱼。他很喜欢以“优渥”一词来自况。他并不明了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从来没查过词典，但是，他本能地偏爱它，常常由它想起另外一些事物，比如塑料、玻璃、保鲜膜、蒸汽、纯净水、木地板、落地窗、金融危机、MP4、臭氧层之类。什么是优渥的生活？就是与上述所有词意相关联的那样一种生活。他本人的生活和鱼缸里金鱼的生活，都是优渥的。你看那些鱼，它们在水里面多么安闲，多么自在，多么无心于四周的玻璃和玻璃外的观赏。那种感觉实在优渥极了。有些鱼可以停在水里一动不动，水是鱼的天空也是鱼的地面，鱼可以在水里游动，也可以在水里静止，就像趴在柔软的绒面上。那才叫静止呢，郑安安想。静止实在是另一种形式的运动。静止并不是死寂。静止本质上是动的。郑安安又想起了鹰，鹰在天上，翅膀一动不动，寂寂滑翔的样子，是真正的静止。“不过——”这个转折词十分有力，他想：“鱼的生活是优渥的，而鹰不是，不能说鹰的生活是优渥的，而只能说鹰是自由的。”这之后，他终于明白，优渥源于对自由的忽略。你不在乎自由，才可能优渥。

但是，鱼是懂这些的。